热爱文学 关注文学 圆梦文学

——记陕西省委书记赵正永的文学情怀

张 立

70多年前，著名作家巴金给一个文学青年一连写了7封热情洋溢的书信，收信人是女读者黛莉，作为一个热血青年，黛莉是巴金的忠实崇拜者，在巴金的精神感召下，她冲破了封建家庭的束缚，走上了革命道路，作家赵瑜据此7封书信寻找采访了在西安居住年逾90岁的黛莉，写成了一本《寻找巴金的黛莉》报告文学专著。偶然的机会，陕西省委书记赵正永利用工作之余读完了这本书，连夜给作者赵瑜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长信，在信中，赵正永以一个普通读者的身份，交流了对《寻找巴金的黛莉》一书的看法，赞扬了赵瑜扎实的求实精神。他在信中说："文学家也是洞察社会、凝练社会精神的思想家，能够用自己的作品震撼读者心灵、感染读者思想。"从小就热爱文学艺术，因为后来走上政坛无暇顾及文学，然而，在他的心底仍然蕴藏着一个振兴陕西的文学梦。因了这个梦，他才热爱文学呵护作家，显示了他广博的黄土地一样的人文情怀……

一、来到路遥纪念馆

2013年春日，陕西省委书记赵正永深入在陕北调研，繁忙的工作间隙，他来到地处清涧的著名作家路遥纪念馆。路遥，这位英年早逝却写出了我国当代文学史上最为耀眼的中篇小说《人生》和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的著名作家，至今热切地拥抱着数以百万计的青年，其著作成为长久不衰的哺育一代又一代读者成长的精神食粮。赵正永认真地听取了讲解员的讲解，被路遥克服一切困难深入生活以及自虐式的创作精神深深感动，他关切地问道："路遥一生写过多少作品，发表的占到多少？"当讲解员回答了他的提问，赵书记又接着嘱咐道："当讲解员不光要学会讲解，更要研究路遥作品和精神。"是啊，赵书记说得对：一个作家，最为重要的就是作品，这就是作家对这个时代的最大奉献，也是其人生最为光耀的价值呵！离开了作品，作家又有什么意义呢？

赵正永书记动情地说：这次参观后很有感慨、很受震撼，进一步增添了我对"文学陕军"的敬意。参观纪念馆后，我一直和随行的同志讨论"路遥的意义"是什么？我想至少有三点非常强烈：

第一，身处劣境、挑战苦难、自强奋斗。路遥自小家境贫寒，在农村务过农、在小学教过书，可以说没有任何背景。他依靠自己的努力、自己的奋斗，在艰苦环境下不懈追求、顽强拼搏，一步一个脚印、一个台阶超越，最终体现了人生价值、实现了人生梦想。

第二，把握时代、立于高端、感悟人生。路遥依靠艺术家的敏锐眼光和细腻笔触，品味时代、剖析社会、思考人生，创作的小说《人生》、《平凡的世界》等不朽著作，反映同时代人的生活，很真实、很亲切，很能够让人产生强烈的共鸣，穿透力、撞击力特别强。他一生中不背离时代，不厌弃生活，不脱离所处的环境、土地和人民，同时又站在历史的高端，彰显引领社会思想的责任。

第三，英年早逝、人才难得、关心关爱。路遥年仅43岁就因病去世，在短短21年的创作生涯中，在极其艰苦的生活和创作条件下，他笔耕不辍、勤奋写作，为读者奉献了数百万字的优秀作品。在纪念馆中，我看到了上世纪80年代"文学陕军"的合影，包括陈忠实、贾平凹等，那时候他们都很年轻，精力旺盛、意气风发。正是他们的辛勤创作，才给陕西文坛留下了一部部扛鼎之作，为三秦大地扬了名、为全省人民增了光、为陕西发展添了彩。我们为路遥英年早逝而惋惜，更为"文学陕军"取得的巨大成就而自豪。路遥的早逝，呼唤我们要爱护人才，善待"文学陕军"。"文学陕军"的成就呼唤我们肩负继往开来的责任，使"文学陕军"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后起之秀层出不穷。

赵正永的话就像春风一样，鼓舞了全省文艺工作者的心。这些高瞻远瞩而又贴心贴肺的话语，又一次激励了"文学陕军"……

赵正永和《寻找巴金的黛莉》主人公黛莉的女儿赵健交谈

二、满腔热情的呼唤与殷殷期望

时隔不久，陕西省第六届作家代表大会隆重召开了，大家心里一直很盼望赵书记能来参加会议。果然不负众望，就在大家翘首以盼的时刻，没有警车开道，没有过多的陪同人员，赵书记悄悄来到了会场。热烈的鼓掌，表达出广大文艺工作者的衷心爱戴，赵书记趋步上前，扶住老作家的手，嘘寒问暖，和大家拉起了家常。

赵正永回顾了文化史和文学史，特别是社会主义文学史。他说，陕西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有着浓厚的文学传统，诞生于此的诗经乐府传诵千古，汉赋唐诗树起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巅峰。革命战争年代，党中央、毛主席在延安战斗和生活了13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掀起了革命文艺创作的新高潮。新中国成立以后，在《讲话》精神的指引下，陕西省柳青、杜鹏程、王汶石、胡采、李若冰等一批优秀作家，积极投身火热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创作出了《创业史》、《保卫延安》、《风雪之夜》、《柴达木手记》等享誉文坛的作品，确立了陕西在当代中国文学中的重要地位。改革开放以来，陕西省作家和文学工作者热情讴歌新时代、礼赞新生活，辛勤耕耘、精心创作，相继推出了《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秦腔》等一批源于现实生活、极富艺术感染力的精品力作，形成了以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为代表的"文学陕军"，成为当代中国文坛一道亮丽的风景。

在谈到"文学陕军"时，赵正永书记热情洋溢地说，展望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建设富裕陕西、和谐陕西、美丽陕西的"陕西梦"，同样离不开文化的复兴与繁荣。赵书记勉励作家要着重把握好三点：一要有正确的立场。立场问题是文学创作的根本问题。要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自觉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想问题、搞创作，始终与党同心同德、同向同行，始终把心与人民紧紧贴在一起，创作出更多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二要有科学的态度。好作品都是反映时代精神的精华，好作家都应该是思想家。当前，社会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更加突出，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强烈。大家在观察社会、思考社会时，既要拨开表象的重重迷雾，分清楚什么是主流、什么是支流，表现出应有的视野广度和思考深度；又要坚持良心和底线，认真对待和积极追求文学作品的社会效果，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把正确的态度观点、积极的价值取向传递给人民，不断为社会发展集聚正能量。三要有艺术的思维。文学是通过潜移默化对人发挥作用的，其力量比宣传更有效、更持久、更有说服力。

赵书记话虽然不多，但是句句说在点子上，说在了大家的心坎上。

三、他为一本纯文学刊物《延河》解决了生存难题

《延河》是陕西的一份历史悠久的文学期刊，创刊于1956年，半个多世纪以来，柯仲平、胡采、王丕祥等文学艺术家前后担任过主编，发表过许许多多脍炙人口的优秀文学作品，刊发过柳青、杜鹏程、王汶石等著名作家的不少作品，《创业史》曾经首发在《延河》上，还有茹志鹃的《百合花》、张贤亮的《大风歌》等等，这些作品都丰富了我国当代文学史，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延河》哺育了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文学陕军"，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是，目前受市场化的影响，这份纯文学期刊生存空间越来越小——怎么办？赵书记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他为了解决《延河》的经费问题，找到延长集团，动员他们支持这份具有辉煌历史的功勋文学期刊，终于解决了《延河》的生存困难。

"文学陕军"接二连三在全国赢得了广泛的盛誉，但是，"文学陕军"如何继续保持旺盛的创作劲头，继续走在全国文学的前列，就得有强大的政策和经济力量作为支撑。赵书记和省委、省政府想尽千方百计来统筹解决。这些年来，相继设立了陕西文艺大奖和各个门类大奖，用于表彰做出成就的作家、艺术家，同时，又设立了陕西文学发展基金，专门资助作品出版。前不久，陕西省作家协会要编撰出版《陕西文学60年》，省上拨专款予以支持。

记得还是在陕西省第六届作家代表大会上，赵书记多次提到要改善作家的生活和写作条件，他说，"文学陕军"是陕西文化建设的生力军和宝贵财富。各级党委、政府都要敬重"文学陕军"、善待"文学陕军"、呵护"文学陕军"，对他们给予政治上的充分信任、创作上的热情支持、生活上的真诚关爱。

四，继续"寻找黛莉"

当赵正永书记得知当年"巴金的黛莉"后来辗转来到西安，并在西安居住生活。他寻找线索，请人专门寻找到这位历经患难的文学老人的家，不幸的是，"巴金的黛莉"由于年事已高和身患各种疾病，于前些日子去世了……

他听到这个消息，心里很难过，请来了"黛莉"的后代，询问了她母亲的身世情况，握着她的手说，对老人的病逝表示沉重的哀悼，并询问他们的情况。省委书记的殷切关怀与嘘寒问暖，使人感到十分温暖和感动。

赵书记寻找"巴金的黛莉"以及"黛莉"的后代，传递出一个巨大的人文情怀，这就是对社会的关注和理解。是啊，文学曾经有过非常壮丽的时期，当我们把历史的镜头摇向上个世纪80年代，你看，在那个时代，文学是那么地红火，吸引了全社会的眼光。这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年代，这是一个文学的年代——毫不讳言，在那个年代，一本期刊发行几十万份是非常平常的事情，一部小说或者一首诗歌或者一篇散文，甚或一篇迸发着锐气的文学评论，都可以名满天下。文学，充当了认识和了解社会的镜子；文学，在指引着人们前进……可是，随着全球经济大潮的席卷，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经济、消费领域，文学的地位每况愈下，逐渐被边缘化了，逐渐被冷落了——而就在这个时候，一个省委书记却热情地呵护文学，这该是多么令人欢欣鼓舞的事情呵！

赵正永书记告诉笔者，陕西的文化很厚重，尤其是在文学方面出了杜鹏程、柳青、路遥、陈忠实、贾平凹。还要不断发掘新人、年轻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当代中国正处于快速发展中，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地感受到对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无比渴望。我们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伟大的中国梦。"文学的义务、责任和担当就是对中国梦的最好诠释。人类总是在不断地设计对未来的梦想，也不断地调整梦想，竭力寻找和创造更好的生存方式，这就是文学的力量。陕西是文化大省，在全国的文学地位必须保持，"文学陕军"必须继往开来、发展壮大，这是陕西的责任，是陕西作家和文学工作者的责任。面对这一光荣的历史使命，赵书记告诉记者："文学陕军"：一是作家要有正确的立场、科学的态度和艺术的思维来履行好自己的社会责任。关学创始人张载曾说过，"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陕西的作家都是文化精英，也应该有这样的志向和胸怀，用手中的笔来促进民族素质的提升和社会文明的进步。二是文学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文学创作最基本的一条就是找准源头、夯实根基，使作品真正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三是真正的作家，就具有高尚的价值追求、高超的艺术造诣和高洁的人格品质，应该是一个纯粹的人、崇德笃学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

邂逅刘以鬯

张昌华 蔡晓妮

癸巳初冬，我们赴港参加一个文学研讨会，会见相识了不少旧雨新朋。离港时，九龙的东瑞先生执意要为我们饯行，问还想邀请哪位来聚晤。我们不约而同信口说"刘老，刘以鬯！"本是戏言，东瑞、瑞芬夫妇认真，果然将九五高龄的刘以鬯及其夫人罗佩云邀来，算是一次邂逅。

刘以鬯，内地读者或许陌生，一提电影《花样年华》和《二〇四六》谅大多熟悉，这两部由王家卫执导的风靡华人界的影片，其蓝本的灵感均取自刘以鬯的名篇《对倒》和《酒徒》。刘老听说我们来自故土江浙，显得异常亲切。我们你一言我一语地提问，他不假思索即席应答，谈笑十分随意。95岁的刘以鬯先生身体健朗，与老伴两人坐地铁、搭轮渡由港岛太古城到九龙赴宴。他思维敏捷，谈锋甚健，记忆力惊人。鉴于他对香港文学的卓越贡献，特区政府授予他香港荣誉勋章和铜紫荆星章。香港文坛尊称他为"香港文坛的教父"。当我们提及这一殊荣时，刘老摆摆手说，"对于得到什么和失去什么，我认为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走过了一条长长的崎岖的路，我还得往前走。我在上海、香港和南洋编过报，还办过出版社。"又自谦说"我是个写字匠"，说罢自己也笑了。接着，他断断续续向我们讲述他的往事：我是1948年由上海到香港游历的，后因社会局势发生巨大变化，钱也用完了，回不去了，全靠一支笔在香港谋生、立足。既编报纸，又是作者。每天至少要写七八千字，多达1.2万字。高峰时同时为11家报刊写专栏。每天傍晚有的报馆来人取稿，有的是我雇人送稿。

我们问，听说你有两个外号叫"汇丰作家"和"严肃作家"？刘老点点头，说我是汇丰作家，讲我作品多，一生写了大概有六七千万字。说我是严肃作家，是我出的书不多，许多文字被我当"垃圾"淘汰掉了。我写了一生，只出版两个长篇《酒徒》和《陶瓷》，4个中短篇集子和3部评论集、翻译作品。在侧的东瑞先生补充说，刘老的创作态度太严肃了，《对倒》本是长篇，后删成中篇出版，《珍品》本是中篇，结果删成短篇收入集子。最具代表性的是《鸟与半岛》，原作60多万字，出书时删去50万字，仅留1/6。我们听罢，不禁咋舌。刘以鬯说，他写小说主张"探求内在和真实"，不要过时的写实主义，主张在手法上要创新（他的《对倒》有人称为中国最早的意识流小说）。他说："我写小说分两大类，一类是娱乐他人，一是娱乐自己。娱人的作品，是为稻粱谋，求生存，不避俗；写娱己的，要有新追求，有创造性。"刘老还告诫我们说"不要写了就要出书，出书不能滥"。难怪有人曾评论他，在香港这方流金淌银的土地上，刘以鬯坚守一方净土，"一辈子耕耘他那一亩纯文学的地"。

在两个多小时的交谈中，刘以鬯谈论最多的是上海，流露出浓得化不开的"上海情结"。他说："我祖籍浙江宁波，但是上海人，土生土长。1941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哲学系。我不仅能文，还会武，我武是会打篮球，是校队的后卫，拿过冠军，不过也付出代价。"刘老幽默，说时伸出因打球而留残疾的无名指、小拇指给我看，至今不能伸直。上海给他留下太多的不可磨灭的记忆。他说上海是他文学之路"发迹"的地方，16岁读高二时，他发表的小说处女作《流浪的安娜·芙洛斯基》，写的是上海霞飞路妓女的故事，"为我配图的是大同中学高我二届的大师兄华君武，那是我俩唯一的一次合作，刊在《人生画报》上。"1946年，他在大西路（今延安路）家中，创办怀正出版社，出版了徐訏的《风萧萧》，还为施蛰存、戴望舒出过书。他说他最怀念的是提携过、奖掖过他的柯灵先生。柯灵那时在办杂志，欣赏他，常采用他的作品。有一次，柯灵还亲自送稿费到他胶州路的家中，令他感动得不得了。上世纪80年代，他们恢复通信，刘以鬯在他的纯文学出版社为柯灵出了"选集"。刘以鬯还特别提到陆晶清大姐，说他们是抗战时《扫荡报》的同事，对他帮助很多，他想组名家的稿子不得门，陆晶清把孙伏园、焦菊隐介绍给他；后来陆晶清赴英，又向社长推荐让他接班主编《扫荡报副刊》。刘以鬯亦不无自豪地说，他曾帮助过姚雪垠。他说上世纪40年代中期某一天，生活困窘的姚雪垠带着书稿向他求教，刘以鬯见他写得不错，接纳了。又问他在上海生活如何。姚说住在一亭子间，穷得有时饿肚皮。刘以鬯请他住到自己的出版社，让他住在库房里安心写作……言语中看得出，暮年的刘以鬯是位情感丰富、怀旧念旧的人。

岁月无情。刘以鬯说，当年上海作家扎根香港的老朋友有叶灵风、曹聚仁、马国亮、徐訏等，一个个都走了，现在只有他一人了。说到此，感慨颇深。谈到他的生活现状，他说不错，有太太精心照顾，身体好，基本上已经没笔耕，旧作都由太太整理，他很想写一部题为《香港电车》的作品。我们期待他的新作早日面世。

《太安堂演义》表现悬壶济世历史传奇

卞正锋的长篇小说《太安堂演义》（上）近日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本书采取传统章回体小说形式，运用优雅凝练的仿古语言，描绘了500年中医药老字号——太安堂创立发展的历史典故和曲折历程，讲述了明朝年间太安堂创始人柯玉井、清朝时代第七代女传人柯黄氏和第八代传人柯仁轩、民国时期第十代传人柯廷儒等太安堂人行医济世、大德广行的传奇故事，勾画出围绕《太安堂秘笈》而演绎的儿女情长风俗画和家事变迁世相图。小说主线副线分明，人物生动饱满，情节跌宕起伏，丰富地展现了自明朝至民国时期太安堂四代传人悬壶济世的历史传奇，描绘了一曲充满人间真情、饱含民族大义的正能量之歌。

郭文斌《寻找安详》出版精装典藏本

郭文斌文化随笔集《寻找安详》精装典藏本近日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该书简装本自2010年1月出版发行以来，受到读者欢迎，现已第九次重印。此书之所以畅销，因为它对人们心灵的安妥作用，被不少公益论坛批量赠阅，因为对积极向上人生态度的倡导，被不少学校、单位作为敬业读本配发。正如央视主持朱迅谈此书时所说，如果这个时代寻找不到内心的安详，就无幸福感可言。

雪乡 刘 鹏摄

神州